侯继高及其《日本风土记》

李小林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

内容摘要：明朝嘉靖、万历时期人侯继高，世袭指挥同知，历任把总、副总兵、总兵、都督佥事等官职，先后镇守广东、浙江等地。侯继高在任职期间，除了履行其巩固边防、防倭抗倭将领的职责之外，还积极笔耕，写下了《游补陀洛迦山记》、《补陀山志》、《全浙兵制考》和《日本风土记》等著作。其中《日本风土记》以五卷的篇幅，较为详细地记述了日本当时的地理环境、政治、经济、语言、文学、风俗、人情、爱好等方面，内容极为丰富，是今人了解和研究明朝人认知日本程度的颇有价值的文献。

关 键 词：明朝；侯继高；《日本风土记》

中图分类号：K248；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04(2006)01-0047-05

一

侯继高，号龙泉，又号云闲，祖籍盱眙（今属江苏）。生于嘉靖十二年，世袭指挥同知侯林第七代孙。二十七年，袭祖职。隆庆元年，升吴淞把总[1]61册149。五年十月，掌广东都司事[2]卷62，隆庆五年十月戊申。万历九年正月，任提督狼山等处副总兵[3]卷108，万历九年正月丙子。十三年十二月，改镇浙江[3]卷169，万历十三年十二月癸未。十七年二月、三月间，率部大战倭寇于花脑洋、浪冈洋，皆获全胜[4]卷1，宁绍倭乱纪。万历十九年，遭到兵科给事中王德完弹劾："闽、越总兵刘大勋、侯继高皆骄纵不简，谋勇无闻，宜会荐将材，就近速补。"神宗下令革去刘大勋的职务，而命侯继高"策励供职"[3] 卷239，万历十九年八月癸巳朔，侯继高仍以"钦差镇守浙江等处地方总兵官后军都督府都督佥事"的官职，肩负浙江地区防倭抗倭的重任，战斗在防倭抗倭战场的最前线。三十年死于任，享年七十。

侯继高作为一名驻守广东、浙江沿海的高级将领，任职期间，不仅亲临战场，英勇杀敌，"海寇犯卫城，继高临阵斩首五百余级"[4] 卷1，宁绍倭乱纪。而且还十分重视军事基地的建设和军事装备的修造，如驻守南澳时，由于该地介于粤东与闽南之间，处于东南沿海要冲，他在副总兵晏继芳于万历四年（1576）修建总兵衙署的基础上，增建总兵府后楼，完善了总兵衙署，使之成为掌控闽粤台重要军事基地的指挥中心。同时，又"躬亲监督"修造各种战船，从物料选购，到船只"竣工，逐舱、逐板、逐缝，一一为理。"大大改善了拓林、玄钟二水寨舟师装备，有效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4]卷3，造修福船略说。

侯继高除积极履行镇守广东、浙江沿海边防、防倭抗倭职责之外，还热衷于修建佛寺、摩崖题词、著书立说等文化活动。如万历五年，主持修建陆丰县玄武山元山寺。并在龙门石旁的岩石上题刻"起龙岩"三字。十五年，经定海，过沈家门，谒大士于宝陀寺(今普济寺)，建玉音亭、御制藏经序碑亭、应制经赞序碑亭于该寺旁；又在该寺前殿立唐吴道子、阎立本所绘两块观音像碑[5]卷12；还在普陀山题"磐陀石"、"海天佛国"等字。十六年，率临海把总陈九思、听用守备宋大斌、游哨把总詹斌、陈梦斗督汛于嵊泗枸杞岛时，在西里和石浦两村交界的山岗巨石上，镌刻"山海奇观"四个大字，书法苍劲雄奇，为海山增光添彩，成为当地著名的历史文化古迹。而"海天佛国"一词也成了观音道场普陀山之代名词。同年，著《游补陀洛迦山记》。次年，聘屠隆同辑《补陀山志》[6]。二十一年，著《全浙兵制考》（《浙江通志》卷254《经籍志》载："《两浙兵制考》四卷，万历癸巳将军侯继高撰。"然亦误其书名），附《日本风土记》于其后。

二

《日本风土记》在目录书中作为单行本最早

收稿日期：2005-12-15.

作者简介：李小林（1956-），女，江苏宿迁人，历史学博士，教授，从事明清史研究.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著录的为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该书“史部地理类下”[7]卷8，217载：“侯继高《日本风土记》四卷。”《明史·艺文志》“史部地理类”[8]卷97，2419完全因袭了这一记载。《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将该书附于侯继高《两浙兵制》①之中，称其属于《两浙兵制》第四卷，“有录无书，疑装缉者偶佚之也。”[9]卷100，子部·兵家类存目所谓“有录无书”，指的是有《日本风土记》一书之目录，而无该书之内容。这说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见之《日本风土记》，不仅不是一部单行本，而且还是一部附录于《全浙兵制考》之后“有录无书”的著作。

从笔者目前所见到《日本风土记》的版本来看，单行本尚未发现，现存的刻本和抄本都附录于《全浙兵制考》一书之后，既有“有录无书”者，也有“有录有书”者。

表 1

版本和卷次	日本抄本（或称棉氏旧抄本）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本
第一卷	全浙海图海图总说水陆兵制 杭嘉湖区图杭嘉湖区图说 杭嘉湖兵制卫所烽堠本区倭乱纪 宁绍区图宁绍区图说宁绍兵制 卫所烽堠本区倭乱纪	首列全浙海图附以说，并及沿革兵制，又析杭嘉湖三府为一图，宁绍二府为一图，台金严三府为一图，温处二府为一图，图后均有说，并详列沓兵制、烽堠、倭犯。
第二卷	台金严区图台金严图说台金严兵制 卫所烽堠本区倭乱纪 温处区图温处区图说温处兵制 卫所烽堠本区倭乱纪 附录近报倭警	载造战船、福船、鸟船、沙船，嘘火器、军器及营甲操哨、操伍等图。
第三卷	造修福船略说 附纂造新修旧大小福鸟船料数 附《日本风土记》目录	载倭警始末。
第四卷		即《日本风土记》。

“有录无书”者见于“天津图书馆所藏旧抄本”[10]子部，第31册。笔者到天津图书馆查阅该“旧抄本”，发现在该图书馆的书目检索卡片上，有“《全浙兵制》明侯继高撰，日本抄本，善本，一函六册。钤‘八千卷楼’印”等字。当笔者小心翼翼打开书套时，一张便笺首先映入了笔者的眼帘，上面写着“本馆自购”、“棉氏旧抄本”、“三卷六册”数语。接着，翻开该书第一册第一页时，便是“全浙兵制考目录”②。在该页的页面上，除了钤“八千卷楼”、“嘉惠堂丁氏藏书之记”印章外，还钤有“南亩文库”、“占恒室图书”、“天津特别市市立第二图书馆藏书之章”、“天津图书馆藏”等数个收藏印。“占恒室图书”是日本久志本藏书之印章。“南亩文库”是日本江户时代文人大田南亩③的私人藏书室。当大田南亩去世后不久，他所收藏的图书在天保初期（清道光年间），由其孙谦太郎开始出售，到安政年间（清咸丰年间）几乎全部卖尽。浙江藏书家丁丙恐怕是在这个时期乘机购入，入藏其“八千卷楼”④。然而，该抄本所谓的“棉氏”，何许人也？何时抄写？因资料缺乏，目前无法弄清楚。但是，从该抄本所使用的纸张来看，应该是日本纸。而且，该抄本所钤之印也反映了它的收藏历程，即该抄本最早收藏于日本，以后辗转来到中国，由晚清浙江四大藏书楼之一嘉惠堂收藏，后来被天津图书馆购入，入藏于此。

日本抄本（或称棉氏旧抄本）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本如果从形式上看，两本同是六册和六本，皆为“有录无书”，似乎应该有某种渊源关系。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日本抄本（或称棉氏旧抄本）“全浙兵制考目录”每一卷所含内容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述内容完全不同，为了说明问题，兹列为表1。可以看出，两书每一卷的内容都存

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纂修官作该书提要时误其书名为《两浙兵制》，误其作者为侯继国. 现存万历刻本及其他抄本皆赫然题署《全浙兵制考》，作者侯继高. 又《四库采进书目》“浙江省第六次呈进书目”里也明载“《全浙兵制》四卷，六本”的字样，然该书在记其作者时，称“明侯继国辑”，亦误——笔者注.

②该目录后紧接《附日本风土记目录》——笔者注.

③大田南亩（1749～1823），名覃，字子耜，号南亩、蜀山人、四方赤良，又称直次郎. 其父为幕府小吏. 十七岁承继父职，为幕臣. 大田南亩一生不仅以清廉能吏而著称，且积极从事狂歌、戏剧的创作，成为江户时代后半期日本列岛代表东部文坛的总帅，留下了著名的《万载狂歌集》. 他热衷于藏书，为购买图书，往往节衣缩食. 同时，还抄写了不少珍本图书，如其所抄《麓之尘》、《三十辐》等庞大丛书，至今仍是极具利用价值的文献.

④《八千卷楼书目》卷10《子部·兵家类》著录：“《两浙兵制》三卷，明侯继国撰. 日本抄本. ”书名与作者皆误记——笔者注.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在着明显的差异，说明日本抄本（棉氏旧抄本）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本所据的本子，应当不是同一个本子。但它们分别依据什么版本进行抄写的，或作提要的，因资料的缺乏，笔者尚不清楚，留待日后解决。

"有录有书"者，则现存有四个版本：一是明万历刻本《全浙兵制考》三卷（三册），附录《日本风土记》五卷（二册）。书中虽然没有序言和跋语，但在该书卷二"附录近报倭警"里有"万历二十年六月二十三日，据辽东都司呈称……"和卷三"造修福船略说"里有"万历二十年岁次壬辰仲夏之吉钦差镇守浙江等处地方总兵官后军都督府都督佥事侯继高识"的字样，因此，可以推定它应当刊刻于万历二十年六月二十三日以后。而《浙江通志》"经籍志"中明确地记载了作者撰写该书的时间，称"《两浙兵制考》四卷，万历癸巳将军侯继高撰。"[11] 卷254该书不知何故流落到了日本，最初收藏于长崎市舶司牛込氏，后来归日本丰后（今九州岛大分县）佐伯藩主毛利高标⑤收藏，现在则被日本内阁文库收藏。二是日本抄本《全浙兵制考》三卷（三册），附录《日本风土记》五卷（二册）。此本系日本德川幕府昌平坂学问所(学校) 大学头（校长）林鵞峰⑥组织人员抄写，内容版式与刻本完全一样，但书后多了他的一段跋语，曰：

> 《全浙兵制》并《日本风土记》八卷，长崎市舶司牛込氏所藏也。以未播于世间，故深秘之，唯许余一见。延宝丁巳二月二十八日朝借寄焉，其日巳刻分附塾生十八人摸写之，至翌日未刻，毕一部之功，凡四百四十余页也。本书腐损，次第混杂，悉改定之，而始末分明。自非把笔者之多，则岂得如此之速乎！可以喜也，因述其趣，跋其后。

落款为"延宝五年丁巳（1677，清康熙十六年）二月二十九日弘文院林学士。"⑦该抄本的字体，完全不同于前面所介绍的藏于天津图书馆的"棉氏旧抄本"。因此，不妨称之为"林氏抄本"。现今也收藏于日本内阁文库。三是1915年日本珍书同好会油印《日本风土记》单行本。四是1961年京都大学国文学会刊行的《全浙兵制考日本风土记》本。第三、第四两个本子与"林氏抄本"实际上皆来自于现藏日本内阁文库的万历刻本。

三

《日本风土记》作为明朝民间私撰有关日本国情的代表著作之一，对日本地理环境、政治、经济、语言、文学、风俗、人情、爱好等各个方面，都作了系统、详细的介绍，内容非常丰富，成为今人研究和了解明朝人认知日本的重要资料。

它之所以能够成为今人注目的著作，首先在于它超越了以往记述的篇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即拥有五卷之多，且在记述方式上，又详分细目，按类分记，多达一百一十四目。如此大的篇幅和详细的分目，无疑为容纳丰富的内容和知识提供了不小的空间。

其次是它的内容在继承前人记述范围的基础上，又有所增加和拓展。关于这一点，笔者将该书与同时代有影响的著作如薛俊《日本国考略》、郑若曾《筹海图编》卷2和《郑开阳杂著》卷4所记的内容，进行了仔细比对，发现《日本风土记》第一卷十个子目中，除了"畿内部"一目有目无文之外，其他各目的内容，完全抄自郑若曾的著述；第二卷三十七个子目中，有十七个子目的内容来自于薛俊的《日本国考略》（以下简称"薛书"）。笔者对其中的内容进行比对，发现它在因袭"薛书"内容时，有以下几种情形：第一是完全照抄。如"沿革"、"疆域"、"畿州郡岛"、"属国"、"贡物"五目，全部抄自"薛书"的"沿革略"、"疆域略"、"州郡略"和"属国略"、"贡物略"。不过，它在抄录时，既有抄错的地方，如将"薛书""州郡略"中的"相模"、"播摩"、"丹波"等地名，抄成了"相摩"、"摄摩"、"丹渡"等；也有改"薛书"错误的地方，如"薛书""沿革略"一目的最后数语是："其性多狙诈狼贪，往往窥伺，得间则肆为寇掠，故边海复以倭寇日之，苦其来而防之密也。"《日本风土记》将"日"字改为"目"字，遂使其上下文的意思通畅无阻。第二是照抄并有所增加。如"山川"一目，照抄"薛书"的"阿苏山"和"寿安镇国山"外，又增加了"硫黄山"和"日光山"二山；"土产"一目，除照抄"薛书"土产种类之外，又在每类土产下注明了产地；"朝贡"一目，将"薛书"记自汉武帝至明嘉靖二年争贡事件的内容照录以外，又增记嘉靖十年、二十二年、二十七年、三十二年和三十六年五次日本遣使通贡的情况。第三是删改而

⑤毛利高标（1755～1801），幼名彦三郎，字培松，号霞山，堂号红粟斋．生于江户藩邸，6岁继承家业，成为佐伯藩2万石八代藩主．他热衷于收藏漂洋过海的汉籍，建立了著名的"佐伯文库"．

⑥林鵞峰（1618～1680），日本江户前期儒学者．名恕，又名春胜．字子和，鵞峰为其号，又号春斋、向阳轩，京都人．林罗山三子．仕于德川家光将军，历任治部卿法印、弘文院学士．博学强记，通晓日本历史和诸家家谱，与其父合纂《本朝通鉴》．又关注中国明末清初的社会动荡，将收集到有关情报，完成《华夷变态》一书．还著有《鵞峰林学士文集》240卷．

⑦"弘文院"是日本宽文三年（1663）幕府将军授予林氏家塾之称号，林鵞峰因此自称"林学士"．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有所增加。如“国王世传”一目，根据“薛书”的“世纪略”一目删改而来之外，最后增加了“至今尚以天皇为号，远不记世，迩来天文天皇乃当世也，传永禄天皇，我国嘉靖庚申，彼国号天正元年”数语。第四是析一目为二目，或五目，大量增添其有关内容。如“薛书”“制度略”一目析为“君臣礼节”和“法度”二目，“风俗略”一目析为“风俗男子”、“妇人”、“居室”、“丧事”、“祭祀”五目。这样做不仅为记述更多的内容提供很大的空间，而且也说明其分目更趋细致和科学。此外，《日本风土记》因袭“薛书”的时候，凡是薛俊的有关按语，则往往删而不录。

再次，它开辟了新的栏目，使记载日本国情的涵盖面和范围比前人扩大了许多。正如前面所述，在全书一百一十四个子目中，只有二十七个子目因袭了前人的记述，在这些因袭的子目中，其记述也或多或少有所增加，而其余的八十七个子目皆为该书新设的栏目，涉及了日本地理环境、政治制度、经济活动、商业货币、生活状况、风俗人情、婚姻嫁娶、语言爱好、诗词歌赋、民间娱乐、中日交往等多个方面，占据了全书百分之七十五左右的内容。这些内容的记述可以说在中国是破天荒的，是首次呈现于中国人面前的新知识。如“君臣礼节”一目中“畿外所部者皆武臣也，例定一年一进朝见，并贡谷属银粮”数语，反映了日本当时的情况，即在德川时代，地方武臣确有一年一度入朝上贡之举，称之为“参觐交代”。在“贸易”一目里，记述了日本当时通行的货币情况：

> 买卖亦用银、金、铜钱，交易凭经纪，名曰乃隔依理。今用之铜钱乃铸天顺、永乐、洪武三样。每银一两，换钱三百三十三文为则。零用以三文抵白银一分，总钱一千，称为一贯，值银三两。由琉球、高丽以得中国之钱为样，本国照样铸之……等子天平与中国相同。所用白银饼如鞋底，无元宝锞锭。亦有假银，外用银皮包打停当，若不剖辨，俨如白银。今之商贾知有伪银，皆凿开以火烧辨。

关于日本当时商业、商品交换的情况，该书是这样记载的：

> 日用柴米油盐菜蔬等物，皆肩于市货之。各色货物除铺店不移者，其各处地方皆有集市，例定日期，大小贸易皆运至集交易。

对一些生活必需日用商品的价格，也作了一些介绍：

> 每米一石，常价一两；以一石较之中国之斛，约有三石。绢缎有花素之分，每素绢值银二两，花绢值三四两，如大红绢缎值银七八两。布有冬夏，其价不等，多不过七八钱。缎绢布疋，总不满三丈。每丝一斤，值银二两五钱。其余货物，皆依时价，无定额矣。

该书卷2“商船所聚”一目，对当时日本商船货物的集散地更是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称“国有三津”，即“坊津（今鹿儿岛县伊佐郡）”、“花旭塔津（今博多）”和“洞津（今三重县安浓津）。

> （此三津）乃人烟辏集之地，皆集各处通番商货。
>
> 坊津为总路，客船往返，必由此而过。花旭塔为中津，地方广阔，人烟凑集，商贾等项，无物不备。洞津为末津，地方又远，与山城京都相近，货物或备或缺不一。

在花旭塔津又有一街，名大唐街，“唐人留恋于彼，生男育女者有之。”而明朝商人则大多都聚住于此。该书还记述了鸟铳、火药等传入日本后，很快为其所掌握的情况，

> 鸟铳原出西番波罗多伽儿国（葡萄牙）、佛来释古（西班牙）者，传于丰州铁匠，近来本州铁匠造鸟铳一门，价值二十余两，用之奇中为上，其别州虽造，无此所制之妙，其价所值不多。火药亦得真传，用梧桐烧炭为领，次取焰硝滚水煮过三次，硫磺择其明净者和匀。每铳用药二钱，多弹远中。四季各有加减之方，一铳总按三弹横直分发，皆火药之秘法也。

诸如此类的记述，不胜枚举。这些记载或多或少反映了当时日本国内的实际情况，无疑为明朝人认识和了解日本提供了比较可靠的信息。

此外，最值得注目的是该书第三卷、第四卷、第五卷的内容。如作者在第三卷“字书”、“以路法字样”二目里，将日本文字从字母构成、文字特点、应用、书写，到读法和读音，皆一一列出，尽管其中的注音不很标准、甚至有错误和费解之处，但把这四十八个字母的写法和读音全都写出来，为中国人学习日本语，了解日本文字提供了方便，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有益的创举。“歌谣”一目，作者介绍了39首日本歌谣，皆以草书（日文平假名）为主，旁注汉字音，后附“呼音、读法、释音、切意”四栏，尤其是“切意（翻译）”部分，忠实地翻译出和歌的原意，表现出和歌优美的诗情画意。有关“歌谣”，笔者在另文（拙文：《明人私撰日本图籍及其对日本的认知》，《求是学刊》2005年4期）已引录了几首。因其优雅不俗，不妨引录几首：

> 秋田晓露：秋田收稻，结舍看守；盖荐稀疏，我衣湿透。
>
> 冬花春发：何园开这花，冬到已藏华；遇春开遍苑，原是这枝花。
>
> 年内立春：年内立春，已一年别；算旧年节，当今年节。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摘花遇雨：摘樱逢暴雨，衣衫左右湿；花下堪遮躲，淋漓睡不得。

云山苔石：白云横罩，山腰如系带；绿苔深结，岩头似着衣。

此外，关于日语词汇，以及山歌、乐曲、象棋、围棋等娱乐方面的知识，笔者另文（见前揭《明人私撰日本图籍及其对日本的认知》）已有介绍，不再赘述。

当然，该书也还存在着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如记载有关日本当时的政治、行政运作体制方面的内容不够系统，有些记载还停留在隋唐、宋元，甚至更早陈寿撰《三国志》的时代；误记误载之现象也间或出现等。这些情况的产生，勿庸置疑，与它获取有关信息的途经和手段有着一定的关系。如前所述，该书第二卷中的部分记载因袭了"薛书"，而"薛书"中大部分内容"是根据旧史，特别是记载日本事情较详的《魏志》和《隋书》、《宋史》，薛俊只加以分类排比而已。当薛俊在分类排比中，也作了简化和改动；这些改动，由于薛俊本人并不了解日本事情，或者可以说是完全无知，因此改出了不少笑话。"[12]228加上作者未曾亲临日本国土进行过实地考察，所有知识采自来往于两国间的商人、使臣等。更何况日本"山城以东，地方广邈，虽倭奴远服贾者，不能阅历而知，况华人乎？故其岛之数可考（按旧图，山城以东：中为近江、伊贺、尾张、三河、美浓、飞弹、信浓、上野、陆呑；北边海为但马、丹后、若佐、加贺、越前、越中、越后、出羽、甲裴、常陆；南边海为摄摩、摄津、太和、河内、远江、骏河、伊豆、相摩、武藏、下野；东北悬海则为佐渡；在南悬海则为志摩七岛、上总、下总、安房），而其间广狭至到，有不能考者，今姑据之所闻者述之。"[13]卷1，倭国事略

尽管如此，《日本风土记》在当时仍然不愧为一部记述日本国情比较详细的著作，是今人了解和研究明朝人认知日本程度的颇有价值的力作之一。

（本文所涉有关日本方面的资料，皆承蒙日本东海大学教授浅井纪先生惠赐，在此谨表谢意。）

参 考 文 献

[1] 中国明朝档案总汇；金山卫选簿[M]. 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 明穆宗实录[M]. 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
[3] 明神宗实录[M]. 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
[4] （明）侯继高. 全浙兵制考[M]. 万历刻本（藏日本内阁文库）.
[5] （明）侯继高. 普陀洛迦山新志；游补陀洛迦山记序[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6] （明）侯继高. 补陀山志[M]. 万历刻本（藏南京图书馆）.
[7] 黄虞稷. 千顷堂书目[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版，2001.
[8] （清）张廷玉，编. 明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9]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 北京：中华书局，1995.
[10] （明）侯继高. 全浙兵制考[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11] （清）嵇曾筠，沈翼机. 浙江通志[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 汪向荣. 中日关系史文献论考[M]. 长沙：岳麓书社，1985.
[13] （明）侯继高. 日本风土记[M]. 万历刻本（藏日本内阁文库）.

HOU Ji-gao and his *Notes from Japan*

LI Xiao-lin
(School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is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HOU Ji-gao, a general during the reign of Jiajing and Wanli (1522～1619), was a diligent writer apart from his work of defending the frontiers in Guangdong and Zhejiang Provinces. Among the many books he wrote, *Notes from Japan* is of particular value in understanding the Japanese society of the 16th century. The present paper investigates the book's exhaustive description of the Japanese geography, politics, culture, economy,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ustoms and predilections, etc.

Keywords: Ming Dynasty; HOU Ji-gao; *Notes from Japan*

(责任编辑：寇　甲)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